舉例

一論表策非拾牙慧則效着輩古學日湮後生滋誤了凡先生綜覽祕籍今事古事各因類著經世石畫具是矣勿作尋常帖括觀

一舊帙有羣書粹言文林雜錄先儒建論數款標目既繁序載且雜今惣彙

於前曰集羣書事蹟考及私評皆先
生筆也

一若思先生續編元補正編所遺如曆
法馬政諸條皆别詳其事舊本另爲
一帙今併入以便采閱

一事關典制且屬中外所急雖正續編
已載而蒐取未盡或時移局換非刻

卌膠柱可行者俱與諸名宿徧搜異
書悉舉增入
一象緯京省漕河邊海非按圖詮義不
得其解今購名筆細覈詳摹以補舊
本所未備縮象形于幅上列經制于
睫間沛獻笈中五記直須覆之瓿上
矣

一是編櫽括萬卷芟削繁言若思先生箋釋援引明確昔人謂水經世說注可另作一部著述非小儒句櫛字解者比也

一舊注据事徵義至明且覈間有挂漏俱攷訂增補宅書無此詳盡

增訂全塲羣書備考目錄卷之二

天文圖　象緯
曆數　日食
分野　正朔
災祥　形勢
地理圖　京省土俗
地脉　黃河圖
治河　漕河圖
漕渠　海運圖

海運　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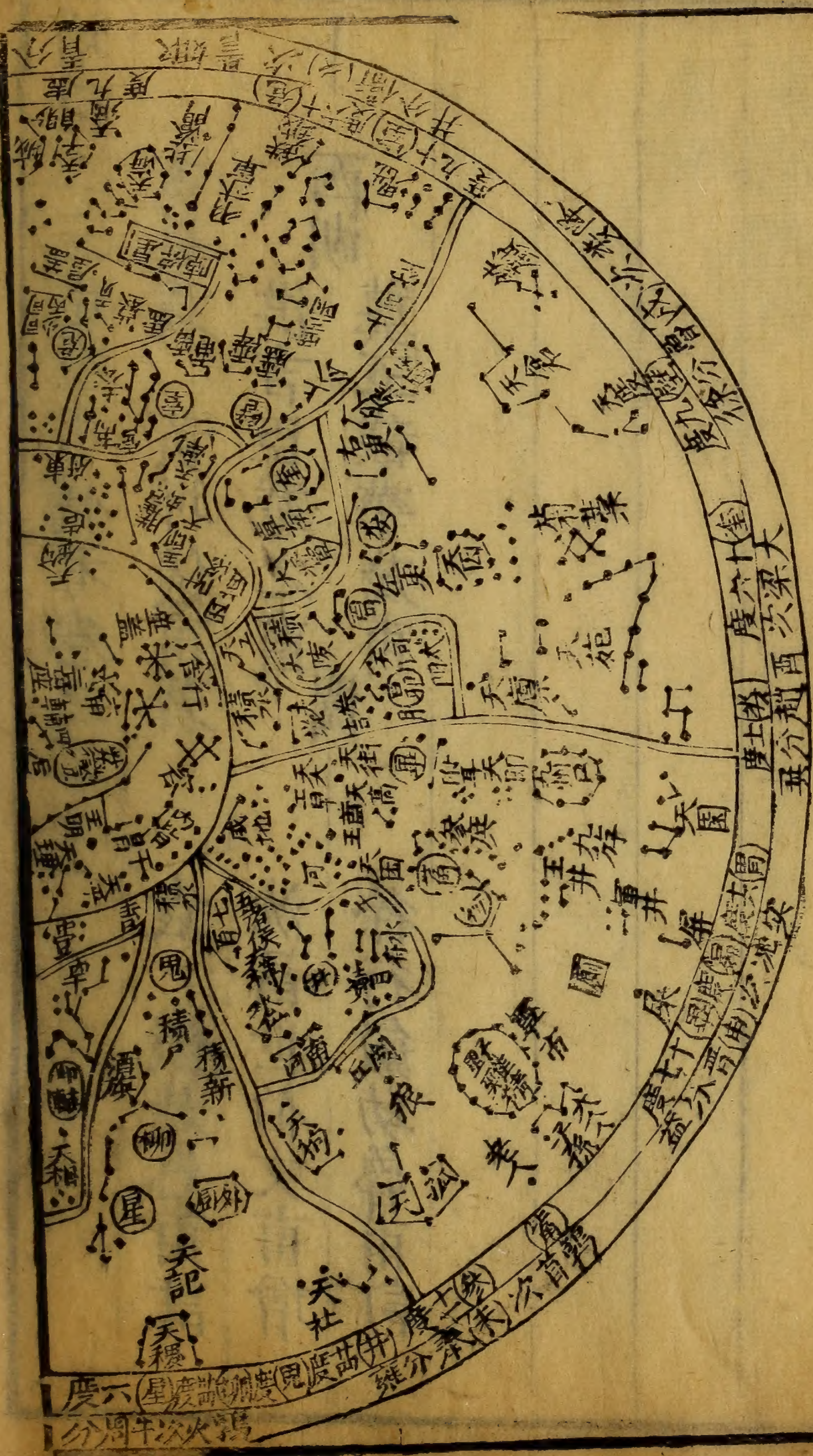
東南水利　西北水利

潮汐

增訂二三場羣書備考卷之二

古吳袁　黃坤儀甫著　袁　儼若思甫註
西湖　洪吉臣載之甫　閱　沈昌世伯文甫增
龔五韺華茂甫　徐行敏幼魯甫訂

天文圖


天記
天社
天稷



象緯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禮曰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又曰天秉陽垂日星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白虎通曰天左旋地右周猶君臣陰陽相向也楊子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三垣總論曰天市天子巡狩之宮明堂位也太微天子布政之宮朝位也紫微爲寢宮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明夕臨事七 曜必遵黃道歷天待歲一受事於

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命於朝而出任職也。二十八宿列四方各有分野。猶諸侯郡國各安其土。考禮正刑一德以崇天子也。

二十八宿爲經星。隨天左旋。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星右轉。

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剖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二千餘里。二十八宿

爲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圻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天有北斗、有七星魁四星爲旋璣杓三星爲玉衡又第一星曰天樞二曰天旋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闓陽七曰搖光杓携龍角魁枕參首杓斗柄也携連也言柄連東方之角宿魁斗第一星也言枕參宿之首天有北辰、北極五星爲細星最尊者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爲太乙之座最赤明第三星主五曜庶子也第四星爲后宮第五星爲天樞衆星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勾陳后宮也大星正妃餘四星女御之象也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寶魄主御羣靈執萬神圖者有四輔之上相、抱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座大帝

上九星曰華蓋覆大帝之位者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華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配節候所以布政敍而授農時者也**離宮奕奕旁絕於天津**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天下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也**列長垣之百堵啓閶闔之重闈文昌拜大將**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大理四貴人**宮門左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又勾環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貫則囚多虛則開出**泰階平而君臣穆**三台起文昌列抵太微其星兩兩相比曰上台中台下台為天階太乙踞以上下故曰泰階**招搖指而天下春**招搖北斗東星名○又天一星在紫宮門右主人主吉凶者太乙在天乙南近天帝之神主風雨饑疫尚書西二星曰陰德主周急賑撫宮門內六星曰天床主寢舍燕息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王后膳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王盛饌○已上紫微垣**東宮則**

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箕爲天口主口舌又主八風）房爲駟馬（房爲天馬主車駕）天王對於攝提（角爲君象故曰天王攝提者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也）皇極臨於宦者（天市垣中一星明大者謂之帝座南四星爲宦侍）左角右角（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將率而動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也）兩曜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宗社宗人宗正內外惇聚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已上太微天市二垣）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潛藏（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匏瓜宛然而獨處（匏瓜有青黑星守之則魚鹽貴又主天子果園明則歲大熟）織女終朝而七襄（七襄凡更七次也主果蓏絲帛珍實之類）登漸臺而顧

步御輦道而徜徉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
主爵祿東壁主文章東壁二星天下圖書之府也明則道術興國多君子須女主
布幣須賤妾之稱一名婺女主嫁娶牽牛主關梁又曰爲犧牲羽林之軍所
以除暴亂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南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
壘壁陣十二星橫列在營室南大軍之營壘也西宮則天潢咸池咸池主五穀五車
三柱五車言以車載穀而販也晉志曰天子得靈臺之體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奎爲封豕
主溝瀆王者祭祀不絜則奎動搖若焰焰有光則近臣謀上庶人饑饉之厄隋志曰帝淫佚不平則奎有角
參爲白虎爲衛不爲斬艾事軍旅事旄頭之北宰制其胡虜昴曰旄頭胡星
也亦爲獄事明則天下獄平暗則刑罰濫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兵起七星皆黃搖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

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畢爲邊兵，主弋獵。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失色則邊亂，動則兵起。月宿無多雨。大陵積尸之肅殺。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奸。中央星爲積尸，主死喪祠祀。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一曰鈇鑕，王誅斬。鑕欲其忽忽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參旗九斿之部伍。參旗九星在參西，指麾遠近以從命者。九斿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十之兵旗，所以導軍進退也。樵蘇之地，出入於苑囿。天囿十六星，如圜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之所。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天倉六星在婁角，主倉穀。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南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南宮赤帝，其精朱鳥。五帝之座，在太微中，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符，則五帝座光明；不明，當求賢輔之。三光之庭。日月五星爲三光，又爲七曜。傷成於鉞，誅成於鑕，禍成於井。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奢淫而斬之。占不欲明，明與井齊，或搖

動則天子用鉞於大臣德成於衡衡大微庭也衡則能平物故有德執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皆太微天垣內弧直而狠顧弧九星在狠東南天之弓也狠一星爲野將主侵掠也軍市曉而雞鳴野雞精三川之交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寫其精翼爲羽翼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北南河爲越門北河爲胡門占動搖則胡越爲變帝閼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敉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中典天文志云天漢恭天一所生凝流而成者天所以爲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爲東西南北之限也法渭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織女

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嘗覿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唱曉靈烏晝踆扶桑臨於大海若木臨於崑崙太平太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銜燭不能擬其光景夸父棄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羣陰之統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浹重暈布而邊風駃纔盈蚌蛤則虜騎先侵適鬭麒麟則墒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人主仁虧貌氣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十二歲而周天火爲熒惑南方夏火也禮也視也人主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二歲而周天鎮居戊

巳斯爲土德。中央，夏上。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塡乃爲動。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主西，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罰見太白。一歲而周天。辰星在北，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一歲而周天。北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五星同色，天下偃兵。函史曰：五星聚於木，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聚於火，可以禮致天下。聚於土，可以重致天下。聚於金，可以兵從天下。聚於水，可以法致天下。縮則軍旅不復，盈則王侯不寧。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五星之變，俱是致殃，熒惑太白爲甚。熒惑性烈而不常，又爲執法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尤爲亟。○凡五星盈縮失位，元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鎭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

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占。歲鎮居之而有福。此象星之背署。而七政之馳驅也。

渾天儀圖



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曰四游儀以其南北東西無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大畧也

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官（天地神祇物）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三苗復亂堯舜乃

命羲和正之。〔璣衡之象或謂起于伏羲或謂作于帝嚳或者又曰乃羲和舊器非舜創為劉氏曰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夏有昆吾。〔昆吾夏之知天者也〕商有巫賢甘石。〔巫賢商臣楊曰子選巫賢分野天下甘公齊人石公魏人所著有星經為晉代歷家之祖〕周禮有馮相氏。掌五紀之常。〔馮乘也相覘也言登高臺以覘天文之次序也〕保章氏掌五紀之變。〔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此其尤備者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耿壽昌始鑄而為之象後司馬談有天官書。而蔡邕譙周各有著述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光武以來又有蘇兆郎雅光竝能參互天文〕張衡鑄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

儀及象。其說以爲舊以三分爲一度。而患星辰大稠。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蓄以三分爲度。績說天行如鳥卵。而黃道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制銅儀。有雙規。規正當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有爲仰觀窺管。太史令晁崇斛蘭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與定法大同小異。唐李淳風別爲圓儀。凡三重。其外日六合。次曰三辰。又次曰四遊。一行以爲難用。又作法象志。僧一行有覆矩圖。其後梁令瓚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一行是之。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王朴在五代時著曆書。以步日步月步星步辰發斂四篇。合爲曆書。史臣載其說以爲司天考。宋至道中。

初鑄渾天儀於司天監。參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於天文院。始用一行令瓚之論。錢藻主之而去取交有得失。惟沈括宣和閒渾儀之議。爲超出令瓚之表。金元之亂。其法漸壞。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載在元史可考也。他如呂氏春秋之九野。云天有九野中曰鈞天東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春秋繁露之十端。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爲一端地爲一端及陰陽水土金木火人是也謂亦有七情與人相合太玄經之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順四爲更五爲晬六爲廓七爲咸八爲况九爲成與王充之方天論。虞喜之穹天論。其言曰天形穹窿如

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統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入地中也

虞喜之安天論其言有口古謂日月行于飛谷不知谷有水體日爲火精若復流于地得無傷日之明乎

姚信之昕天論其言日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又謂有兩地下地則上地之根天行乎兩地之間**皆不得其真者也**

甚至斷鼇淮南子曰斷鼇足以立四極**煉石**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闕列子寓言也**再旦**汲家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析柱**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洚焉**日月蟻行**晉天文志謂天左旋日月右行如蟻行磨上宋儒是之**燭龍銜火**天問謂天不足西北燭龍銜火以照**此非尤不經者**

邪。已上辛貲考

按天之垂象。莫大於日月。而垣宿之分布。五星之運行。皆佐日月以成天者也。謹摭其可疑之事條辨之。其二

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乾。而於艮丑。宋中興志以爲艮東方。乃萬物成始成終之地。竊以爲人之方位與天不同。桓譚謂春秋分。日出於卯。入於酉。爲人之卯酉。非天卯酉。若天之卯酉。當北斗極。以此觀之。則北辰實在天之中。中國之地。似微在東南。故人視之爲艮丑耳。覘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至浚儀。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

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北極不直在人上也哉。可見一度畧廣四百餘里。古謂之度廣三千里者謬也。其二中興志以軒轅爲黃帝之精。造父奚仲王良傅說皆星名。亦以爲星降而爲人。人去而復爲星。愚竊怪其不經。考之鄭夾漈嘗論傳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傳母喜之也。偶與商臣同名耳。軒轅亦以爲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降而生黃帝也。如王良在天駟旁。主馬事。其星亦曰天馬。愚意殆後人以王良善主馬而名之耳。即是觀之而造父奚仲之屬可推矣。其三二十八宿。多者三十四度。最多者莫如東井。三

十四度其次莫如南斗二十五度少者止一度最少者莫如角一度其次莫如鬼二度如此不均竊嘗疑之後考沈括王奕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爲度日行不可記而所可記者星也故取其相當之星以爲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纏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纏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其四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興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槩若此必其渾儀所造前後差殊故耳其五沈括謂月本

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生日在傍故所見如鉤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朱子稱其爲定論予復思之其理亦未盡然東西南北人之相去奚啻萬里仰視日月安得盡同以日食驗之或南方半虧而北方則食既或北方半虧而南方則食既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豈非以所處不同而所見異耶今若謂月光生于日而因人之所見以爲盈虧則何晦朔弦望處處皆同而無分抄之異也其六星之麗天有以一星爲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爲

一座者。有相爲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此皆有理。不可臆說。如扛附華葢。凡十八星爲一座。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爲一座。理本當附。其星不得不多也。如野雞不附軍市。雞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爲庫樓門也。理不當附。其星不得不少也。其七分天之半。而一定不易。名之曰赤道。若黃道則因日纏而爲名。每歲有差。故古今志所以不同。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古今所驗。亦有不同者何哉。唐一行作大衍曆測之。得畢觜參鬼四分度與古不同。至宋紹興考正之。則惟牛毛室柳四星與古合。餘皆不同。葢天度

之不齊隨古今而變大抵歲差所致故亦微有異耳其八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遂謂五星會于太初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積數之精而無有餘分耳非太初之年如合璧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於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漢高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日十

五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復聚於牽牛之初乎其九金水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此論其常也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鬭早出爲贏晚出爲縮又超出而前曰贏退舍曰縮月相陵曰食此論其變也論其常則所行宜無不同矣然通考又謂木土火三星行遲而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爲三天兩地之道又劉歆三統曆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

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七年朔行一周此皆人所未究也論其變則所驗無不合矣而推之人事有不甚相應者何哉蓋日月五星同行黃道易相陵犯惟迫近始驗遠則無妨理固然也他若日月本逆天右轉而蔡傳謂隨天左旋非也北辰本無星不動處而紐星則尚去不動處一度餘舊即指紐星為北極非也古今十二次之分所以不同則以黃道每歲有差而日月所會之次亦異移當然也天道幽遠固難盡測而其見於書者輒為考訂如右云 已上私評

多言者右次。已上紀時

冥勞者然也。天道幽遠固難盡 同而其見於書者輒殊

分所以不同則以黃道有旋有 遠而日月所會之次亦

圖處一度。徐當即指細星在北 非也。古今十二次之

圖天左旋非也北辰本無星不動處而細星頂尚去不

遠則無妨理固然也。惟若日月本逆天右轉而蔡傳謂

右有諸益日月五星同行黃道者。相渡紀惟迫近始變

令 論其變。則所謂無不合矣。而推之入書。有不甚相應

四十五次。一十七百二十七 以行一周非昔人所未定

曆數

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書曰曆象日月星辰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抱朴子曰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杜預曰治曆者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已上集羣書

古之談天者有三家一曰周髀即蓋天其本庖羲氏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故曰周髀物理論曰儒家立渾儀以追天從車輪焉周髀立蓋天謂天氣循邊而行從磨石焉

一曰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望之。其遠無極。譬遠望黃山皆青。俯察十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冥色黑。非體也。日月星辰。載元氣而浮太虛。無所根繫。故不同也。一曰渾天。郎今所遵用。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故自黃帝造曆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以上謂之六曆魯用庚子。秦用乙卯。非渾天莫定也。漢初張蒼用顓頊曆。比于諸曆疏濶中最爲精微。然晦朔月見兩弦滿弓昔非是也。武帝時唐都洛下閎等始造太初曆。其法以律起曆造曆以八十一分爲統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益附會之說也。後又有三統曆。用庚戌其法最疎班固誤取以爲志杜預嘗正之矣四分

曆。用庚辰凡四變而太初最爲精密。唐之律凡八變而莫善於大衍。一行專用大衍之策推本于易者也然一二年後便差他如杜預之長慶曆。王朴之欽天曆。皆有可取者也。至於前宋。則曆凡十變。而元耶律楚材所定則謂之庚午曆。郭守敬所定則謂之授時曆焉。已上事蹟考

按日之運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爲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筭之是於三

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日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逐及於日。先儒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于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是之謂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筭之是於三百六十日之內少五日餘矣此閏之所繇置也。我

朝所頒大統曆。一因元郭守敬授時曆之舊洪武中。博士元統卽取其法以洪武七年甲子為曆元方郭守敬之造曆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歷代所謂積年之法。與夫日法俱廢

矣。今以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曆爲準。九年前之二月望。卽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可定也。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干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卽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無所差矣天三地七逢時則隔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正也。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巳七數卽乙巳日立春也如逢子時交則隔八位未時亦交也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卽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卽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

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其法可謂精矣又當時測驗之所凡二十七處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用心甚勤故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其間不合者止十一事亦不可謂不密矣又若歲差之別當堯之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凡二千二十八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所以月令與堯典中星不同迄宋慶曆甲申凡一千二百九十二年冬至日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度矣上距堯時差四十餘度說者求之而不得其故遂謂節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午爲中皆非

也。蓋田日纏於一歲之中。行周天度朮及餘分。而日巳至焉。故毎歲常有不足之分。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始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復定以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似爲精密矣。近有歙人鮑泰著天心復要一書。以明曆氣朔。犬槩八十年一齊。曆家毎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

來無定郭守敬之法亦未是今節氣之交必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鮑書或其得之矣據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鄭善夫看驗之疏則稱古法新法俱有得失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有所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

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氣所盈四百四十一晝二十五抄朔所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爲朓朒只在一晝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須酌量以定者時分刻刻分抄極精極細及至半抄難分之處一有所差積以歲月則纏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由此觀之自元至今幾三百年曆之有所不合無足異者但嘗妄思天度之差自堯至今差四十餘度則差四十餘日且堯之作曆不徒驗之天而亦驗之民物今未冬而冬未春而春民情物

候者之曆所載全不相合五日為一候如立春一氣內有三候日東風解凍日蟄虫始振日魚陟負氷是也豈非日之纏度差而時候因之以異耶四方之氣不同吳越多暑燕冀多寒故考驗多不合要當以中州為準方是中氣自今萬五千年後將差半周天則寒暑易位耶以候知曆者僭按漢時中星專候皆明後毀候夜半而水有淸濁漏有遲速不能適中故中星不可泥也況五道傍星與古盡異皆因歲差所致何獨中星能與堯時同乎故先君子晚年定論謂中星歲差不足異但胡元至今曆不修改大約差一日有奇不至四十餘日之甚也曆自太初以來隨時增減不能統一論者謂有定法似也竊謂合朔可定氣必不可定即氣朔可定歲差必不

可定氣之盈也每月多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使行所差止此則歲差可不設矣歲差之辨以冬至日赤道之度爲之準驗大較七十年差一度每年差一分五十秒然使所差止此則太初三統雖奉行至今可矣太初曆造于太史公本諸黃鐘以八十一分爲日法復以前曆上元推之至元封七年仲冬得甲子朔甲子時冬至以爲曆元晦朔弦望序皆不忒未幾天行不與曆應唐李淳風改造麟德曆僧一行又變其法爲大衍其數本于蓍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

二始定剛柔以天地之二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合朔正日月之位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蔀紀元洞若合契未幾天又不應五代宋元改造者二十餘曆至許衡郭守敬始罷積年日法專以歲差定朔爲授時曆東南西北有測候之地考驗精詳備極善美然法久安得不弊歟何也世人稽天之術可縷數也黑赤五道以紀日南北二至以紀月經緯異名垣宿異次以紀星日月星固天之垂象而豈即天哉葢三光雖孕靈異亦等物耳盈縮遲疾範圍乎數天不

物而物物，誰範圍之。故日月可使無遺照，列星可使無遺光，而天不能無遺運。天體有痕，西域海中始獲見之。此一驗也。然則睢然之目，斷不可窮太虛矣。天體不可窮，則天行必不可定。歲差一分五十秒，安知非蘧廬乎。惟隨時考驗，隨時修改，法乃無弊耳。

術固非未變。固非修改。法乃無幾耳。

蓋因天行必不可定。歲差一分五十秒。安知非歲差[illegible]

其一驗也。然則雖然之目。固不可以大小多天體分有

其光而天不能無遺。運天體有遺。西洋中給[illegible]見之

海而物物。謹範圍之。故日月可使無遺照列星可使無

日食

中興天文志。謂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張賓。始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繇。其言日。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繇掩映。食多不驗。宋沈括以爲黃道與月道。如兩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食。日在上。月在下掩之也。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

虧謂之闇虛隨蔽之也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食而既不當其交處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凡日食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食起於西南復於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食起于西北而復於東南日在交東則食其內日在交西則食其外既食則起於西而復於正東凡月食月道自外入內則食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內出外則食起於東北而復於西南月在交東則食其外月在交西則食其內食既則起於正東

而復於西其論詳矣太史公曰。月食常也日食不臧也。是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然朱子以爲月食亦爲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矣。然則月食而書亦足以爲戒而況日食乎然考之傳記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戰國至秦時其間二百九十三年。捜之記傳書日食者凡七而已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後漢一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晉魏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唐三百餘年日食九十三。比前愈數。然則戰國之時所書之寡必遺佚者多也。乃若南北分裂國各有史百餘年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

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豈非史失其官而所紀異耶。日食必護者。非不知奏鼓馳走。無補日月之食也。亦先王敬天之怒無敢戲豫焉耳。至若伐鼓用牲。春秋雖譏其非禮。然猶愈其坐視而不之救也若六日食正朔。遇災而不知懼。顧乃南面而受賀。豈非慢天之甚者乎 國朝設欽天監俾之先期推筭日月交食分秒時刻并起復方位具奏。禮部通行內外諸司臨時救護可謂臣人克有常憲者矣。 成祖於正朔日食必免賀。不惑呂震逢

迎之言。英宗於月食失推筭必正湯序欺蔽之罪其於先王克謹天戒何如哉

乎先王克謹天戒何如哉

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崇晉侯受其殃妖祥驗於分星蓋古有之但星經散亡已久獨漢地志載分野爲始詳而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大率因之按晉天文志言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周易分野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如壽星屬鄭三統起軫十二度費起軫十度蔡起軫六度他星或差五六度者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八宿而言群國所入宿度如斗牛女屬吳

越其下列九江等八郡名丹陽入斗六度會稽入斗一度之內

其言爲尤詳自今觀之

壽星。鄭也。

屬角亢氐三星于辰爲辰鄭之分星兗州之分土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淫于亥枵陰不堪陽蛇乘龍宋鄭之星也

大火。宋也。

房心卯宋分星豫州分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故辰爲商星商主大火遷實沈于夏主參故參爲晉星子產謂實沈爲商星之子爲晉侯之祟者此也

析木。燕也。

尾箕寅幽州爾雅曰析木爲天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是也

星紀。吳越也。

斗牛女丑楊州史墨謂越得歲而吳伐之是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

玄枵。齊也。

危虛子青州鄭禆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處其地是也

諏訾。衛也。

室壁亥并州魯梓慎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是也

降婁。魯也。

奎婁胃戌徐州衛豕韋也魯降婁也昭七年四月日食于豕韋之末降婁之初士文

仙以爲魯衛之惡周四月令二月皆在降婁大梁趙也昴畢酉冀州實沈晉也又曰魏大抵趙魏皆晉地觜參申益州子産曰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鶉首秦也井鬼未雍州鶉火周也柳星張午三河鶉尾楚也翼軫也荊州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史墨占六年庚辰吳必入郢終亦不克盡先是四十一日庚午日巳有變氣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變也午南乃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惟吳故知吳入郢火勝金旹金爲火妃食亥水也水數六故六○歌曰壽火析木星紀起玄枵諏訾降婁繹大梁實沈鶉首排鶉火鶉尾十二次又曰鄭宋燕吳齊衛魯趙晉秦周更及楚又曰兗豫幽揚青與并徐冀益雍三吳荊然其間相配者少相反者多并在北而諏訾在北荊在南而鶉尾在南此其纏次相配可考也青正東玄枵在北雍正

西鶉首在南揚在東南而星紀在北冀在北而大梁在正西此其纏次相反可疑者也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周分又曰歲之所在即我分野賈公彦取之遂證以古者封國之年歲星所在以爲之屬鄭樵謂此則主祀之意非因封國始有分星唐一行謂分星有山河脉絡之兩戒雲漢升沉之四維認而識之可以見其相配鄭樵取之遂謂其區處分野如措諸掌近世蘇平仲又指其疏遠而謂分野分星古不謂地又引有分星而無分野之言以證其不必盡泥然以史冊觀之

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苻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皆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畧者也大抵一行之說勝諸家焉其最不可曉者莫如容齊謂娵訾屬衛屬并衛本受封河內其郡邑皆在冀兗之間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等六郡自繫凉州耳又魏分晉地與益州亦不相關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等郡又屬并幽耳此則李淳風不明地理之誤也他若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宋西海燕徐吳越齊中山

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魯河間河中牛女下又有十二國星東起越西至鄭。越東周西周東秦西秦晉韓魏楚燕齊鄭夾漈因謂天之所覆廣而華夷所占者只此十二國通志非之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以為主秦趙燕等七國。西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趙燕東南一星主魯魏中央一星主楚西南一星主魏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以為主秦楚七國一秦二楚三梁四吳五趙六燕七齊此非其各有所屬而不容誣者耶。

正朔

自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正朔之建有自來矣。唐虞夏后皆建寅。而商則建丑。周則建子。秦則建亥。自漢迄今。始用孔子之言。皆以夏時爲首。得人生於寅之義矣。然三正之建。群議頗有異同。漢孔安國鄭康成則以爲周人改時與月。時謂春夏秋冬四時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九峯蔡氏以爲不改時亦不改月。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遠宗漢儒。而排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可

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然則將安所折衷乎曰漢儒之言是也昔孔子作春秋繫日繫時必曰春王正月左氏去其時猶未遠也故斷以十一月為正月而諸儒所以疑之者正以周官仲春逆暑仲秋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文有所不合耳殊不知周禮其出最晚正不必援之為證而且可因是見周禮為後人附會之書以經文考之僖之五年正月日南至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冬至乃其時也昭之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謂周人不改月則冬至乃在春二月乎

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又可驗於禮經者也豳風謂七月流火十月改歲此又可考於詩人者也若乃易之臨曰至於八月有凶程子以爲建未之月者正得其旨而何疑其爲謬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爲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者正合其時而何疑其爲非不信孔子之筆而信附會之書不信程朱大儒之言而信紛紛之論亦惑矣且以厤法推之昭七年四月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初若周果不改月自應食在二月矣昭三十一年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鶉尾今以厤

推若不改月自應在十月食矣天道豈有謬而聖經豈有誤耶此則灼有明驗而又不容以口舌爭者後曹叡之改元景初以魏革漢正遂以三月爲孟夏四月雖行之不四年而復然建丑之說行於後世者未聞其不改月也武曌之改元天授以周革唐命遂用十一月爲正月雖行之不九載而復然建子之說行於後世者亦未聞有不改月也今乃謂周人建子特以此月爲正朔之旦而非以爲正月則何取於改歲之義耶

禮運曰聖王所以山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太史公曰精祲之交太上修德其次修政修救修禳文子曰河不滿溢海不揚波

景星見而黃龍下祥鳳生而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占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占當時之吉凶。

世之忽天戒者必曰子產不用裨竈之言而鄭不復災晏嬰不從很彗之說而齊亦無警曾不知古人遇災而懼之念肯諉之於數乎世之玩天幸者必曰大横庚庚既開文帝受命之符雖日餓適見何損於富庶膠東鳳凰既兆宣帝更始之祥雖地震山傾何傷於中興曾不知古人天其示予之戒肯安之以爲喜乎

蘇老泉曰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箴御五行者也皇極裁決五事者也今夫皇極建而五事無愆也則五行得其性而五福應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爲之說而其失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則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劉向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極弱）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

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旣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偕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此握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寒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爲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

肅。厥咎狂而木不曲直（劉向傳中無此句把五行另作一段）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應驗增之。則雖蠢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爲解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爲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駮亂。其失五也。

鄭夾漈曰萬物之理。不離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爲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爲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爲水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爲火行之應

乎。況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何如耶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豈其晉申公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竊觀漢儒之說以亂世無如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

圯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鴝鵒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其所以感和氣而彊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爲禍福之應。其愚甚矣。

歐陽公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吾固知其非祥矣。

胡致堂曰。草 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

無之繫時好與不好耳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
致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石脉
木理可以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於此也
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 巳上集群書
夫洪水九年而堯致治大旱七年而湯修德桑穀生朝
而太戊中興雉雊鼎耳而武丁道盛漢文景之世日一
月而再食地一日而二震長星大水月犯北辰如此之
類不一而足可謂大異矣而文景之治益以隆平宋仁
宗之時土星留參太白晝見地裂泉湧雨雹大旱固非

小沴矣。而仁宗享國長久。所以然者豈有他哉。亦繇二聖五賢能敬承天戒。故上天監之而變災爲祥耳、春秋兩書大水。君子謂爲臣脇君之象。未幾而三桓應之敉。書日食。君子謂爲夷狄侵中國之象。未幾而荊楚爭伯。於越入吳。此不克畏天。災變之來如響斯遠則可懼矣。夫何後之昏君佞臣。於天旱則曰乾封也、漢武於地震則曰動也。王莽於太白入井則曰渴也。秦王符堅指長庚則勸之酒也。晉於淫雨則曰不害稼也。楊國忠君臣共相蒙蔽如此、宏乎災異之益衆也。嗚呼龍馬負圖。圖足以昭伏羲

之瑞。而黄龍三見不能保劉聰之不亡。麒麟在藪固足以爲黄帝之符而蒼麟駕車。石勒時得蒼麟十六又漢武帝時有白龍來慶元間牛生麟又唐龍朔三年間獲麟改元麟德不能保石勒之不敗。孝宣之世鳳凰數集郡國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不知視儀於虞廷鳴於岐岡者何如也。桓靈時鳳凰皆見魏文東吴皆見晉武帝凡十三見穆帝鳳將九雛見於豐城宋文帝鳳見於都下改其地曰鳳凰里唐長壽三年鳳凰見衆鳥數萬前後列侍改元儀鳳宋端拱元年景德六年熙寧七年皆見宋武帝得嘉禾以名殿宋乾德中獻禾生九穗圖眉州獻不知於周公之異畝同穎者又何加也。光武初生有嘉禾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明之安帝桓帝時皆生吳孫權孫拳野稻自生改爲嘉禾孫

梁武時吳興生野稻唐代宗二年福建進十三莖莖有五六穗唐天祐元年河南府嘉禾合穗宋開寶八年河中府田禾相去二尺許合穗太平三年懷安軍一莖三十六穗六年召近臣觀嘉禾於后苑有七莖至四十八穗者七年撫州府田禾隔三壟同穗遂州隔二壟至五壟同穗有天下者。察此而有得焉則所以敬天者不容已矣。已上事蹟考

災異之來可懼也亦可喜也。遇災而懼未必非福遇祥而忽未必非殃。故孔子於春秋書災異而不著事應惟欲人君之恐懼修省而已。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至向子歆治左氏。工災異之學。故五行傳自二劉

倡之班固志之而歷代史氏莫不因之。然於妖孽禍痾眚祥沴之類艸木之類謂之妖言尚微也昆虫之類謂之孽孽則漸著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言深也甚則異物來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必曰某事召某災證合某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不特董劉五錯而一家父子之言自相謬戾可勝嘆哉故蘇老泉鄭夾漈皆立論闢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以為本無事應則矯枉而過正矣。不如蘇論之正大云。已上私評

形勢

書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其七章曰考卜維皇宅是鎬京維龜正(決)之武王成(作邑邑也)之武王烝哉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整敕貌)四方之極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正方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淮南子曰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巨鹿燕之昭余太史公曰夫作

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北。已生集羣書

黃帝經理天下。立爲萬國。少皡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顓帝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冀兖青徐雍豫梁荆揚統領萬國。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水。東海中山也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爲九州。置五服。甸侯綏要荒舜卽位分爲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爲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分統天下。周初尚有年八百國。而分天下爲九畿。中千里爲王畿外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至

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視堯時廢徐梁增幽并及獲麟之末。諸侯相并見於春秋經傳者百七十國焉。戰國時。惟存七國。秦制天下爲四十郡。都關中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人置郡國爲十三州部。司隸并荆兗豫揚冀幽青徐益交涼每州有一刺史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亦都關中。光武併省郡國。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至靈献。郡凡百有五焉。後漢都河内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雁門郡四履之盛。與前漢同。三國分峙。晉武平定天下分爲十九州部。都洛

陽永嘉東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六朝偏安江左皆建都金陵即今南京戰国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者此也隋遷都長安遂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移洛陽東西九千三百里前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漢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唐都長安因山河形便分為十道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及而西則過之惟開元盛時如此後亦不然宋分天下為十五路後又增為十八路因五代之舊而都汴梁東南皆旣於海西盡

已燹而無靈武北際中山而無燕雲仁宗朝范仲淹議修洛陽爲徙都關中之漸其說不行於是再和再退定蹕錢塘而疆輿日促矣元并天下定都於燕即今北京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以爲王者此也我　太祖始都金陵　文皇帝遷都北平並建兩京分天下爲十三道而一統之業成矣已上事蹟考

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爲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足以控御西北非勝地也丘氏謂長安在雍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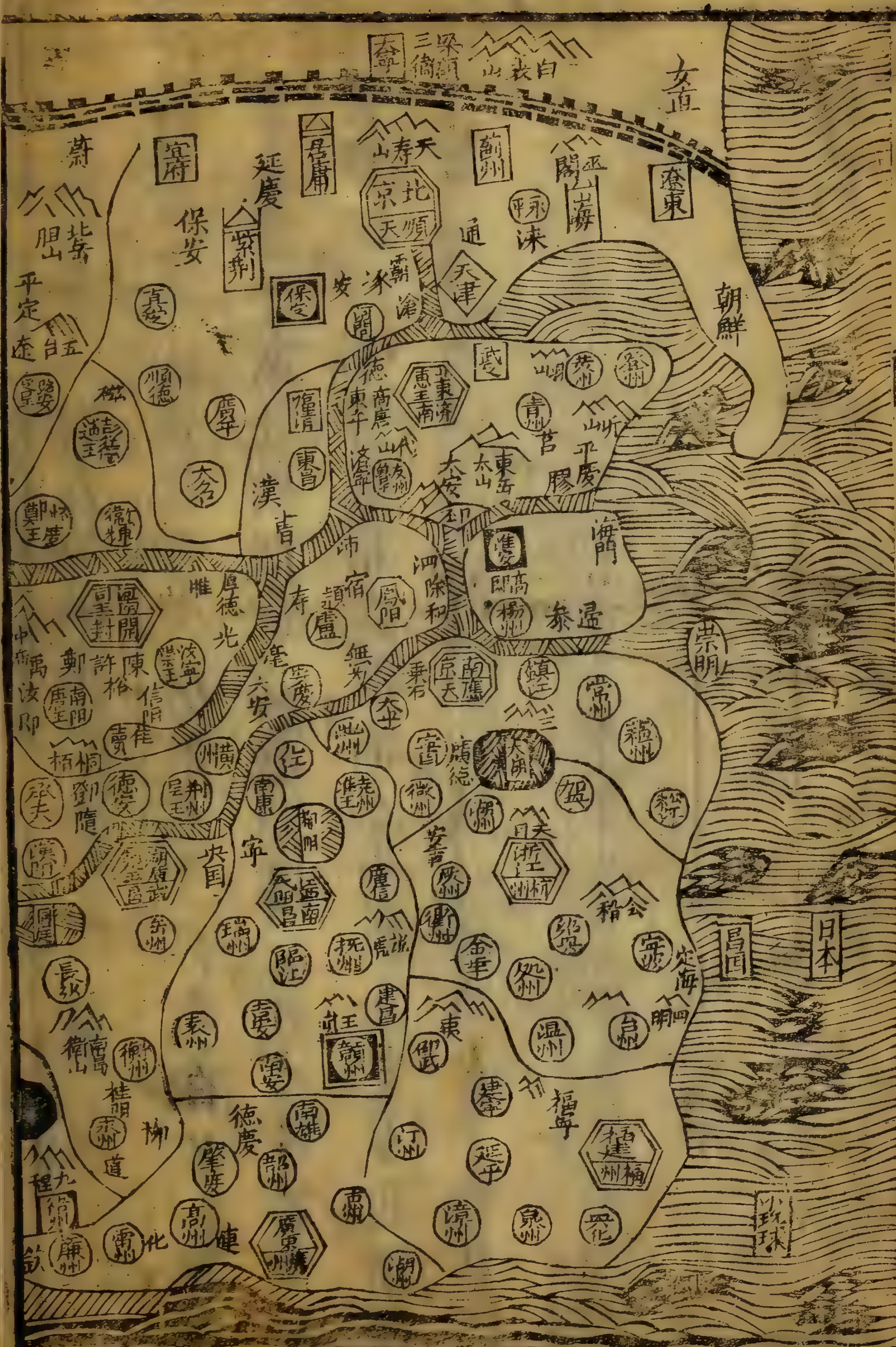
之域洛汴皆在豫州之域。燕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皆與燕京相近。又朱晦翁謂冀州山脉從雲中發來。大河繞其南。華山環其右。前則三案重圍為鳳峙而岐龍走。後則九河歸宿。浴日月而浸乾坤。金元常都於此。至　國初置北平道。及　太宗靖難北遷。始命阮安營都之。而以金陵為南京。議者謂南京之形勢。跨江南北以為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於江。繞鍾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華恒嶽之間。川流亦

以舊數皆會於河入於淮朝宗畿甸而之海無事則坐享楊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有事則席卷全吳之甲而爲張皇之本故正統間有建議南遷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勢觀之終不若燕京之勝而今有都之誠是也所可議者如前輩所謂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之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北狄恐

其反搖我之吭而拊我背焉此所當深加意者也

已上私評

地理圖


白頭山
女直
北京順天
天寿山
山海
遼東
朝鮮
保安
延慶
通
天津
東昌
漢
寿
鳳陽
揚州
泰
崇明
南京應天
鎮江
常州
蘇州
徽州
杭州
紹興
寧波
金華
衢州
温州
台州
定海
日本
福建
建寧
延平
汀州
泉州
漳州
潮州
小琉球
廣東
高州
廉州
肇慶
德慶
韶州
南雄
南安
贛州
吉安
袁州
瑞州
南昌
撫州
饒州
衡山
長沙
衡州
道
岳州
漢陽
德安
襄陽
南陽
汝
鄭
許
陳
開封
歸德
宿
濟南
東平
兗州
青州
萊州
登州
膠
莒
平度
泰山
東岳
真定
順德
廣平
大名
彰德
衛輝
平定
五台
懷慶
蔚



西域貢獻之國
哈烈等四十六
西洋貢獻之國
浡泥等四十九
星宿海
崑崙山
中受降
東受降
西受降
河套

京省土俗

唐虞之世弼服五千流沙滄海大漠服嶺其四極也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狄之人民與其材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禮所記多誇大而尚書稱陟禹之迹亦不過唐虞五服而已漢唐斥境最廣四方萬有餘里然羌戎從周無異郡縣穆王登崑崙如履戶閾而漢唐不逮者豈里數多而地反狹歟蓋古之弼服重在畫井里數皆直計之而後世乃至郵傳相距之數路多紆廻故數倍而實不敵也或者東南漸闢而西北

遼遜歟　昭代蕩滌逐胡元疆宇有截歷世旣久虜亦孳芽其間遼陽太寧河套東勝盡委犬羊可勝太息若五方各氣四域異習壤則沃與瘠殊俗則柔與勁別興利當挈裘領去害先備剎虜隨俗補救勢難執論因備考其山川風俗具載如左

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僥轂馬魚鹽果窳之　順天　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廠如棋布馬永平東連遼左虜頻入寇眞定保定地接宣大軍屯交錯廣順大

名爲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河間雖有水患。而諸淀通流。咎在北人昧水利。壅遏不使入淀。故洸洑耳。薊鎮自棄三衛。宣遼隔絕。屬夷內訌。爲虜嚮導。門庭肘腋。勞此虺蛇。兵餉歲額。度支苦不給。軍營困弊。更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於役占。客兵疲於往來。民兵溺於偷媮。班兵狃於故習。又謂議增不如議修。議修不如議練。亶其然乎。宣鎮衛京師肩背。許靈寶九邊圖論稱山川紛糾。地險易守。亦不盡然。如撞道橫嶺之阨。浮圖紫荊之潰。虜衆通行。無險可據。故出塞遠候。料敵預防

控扼南山郊圻庶無警耳。大抵河北牧馬役重。應役如充鬼薪。 皇莊日多。民乏耕地。深易滹夷皆名浸也。而談水利者類畫餅。潮河要衝。急水走沙。城塹難立。秋風鳴鏑能無戒心。幕府近 神京。法密而耳目衆。舉動掣用。牖戶綢繆。是在秉國成者。
南京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為門。南衛具區為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為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士慕儁俠。市井浮於農。 京城枕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殄。假靈颶母。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 聖祖肇基。賦稅

蠲除。上官惘官田租重。勸民稍輸粟以均疾苦曰勸糧。
應天龍蟠虎據。王氣所鍾。太平采石。為東南襟喉。六朝
議扼險者嘗請以千人徑斷采石。　聖祖自和陽濟師
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會焉。民貧而冗。寧國
僻僥。池安負江倚山。西走豫章荊楚。徽俗饒賈。人文漸
盛。蘇松常三郡。賦甲天下。稅杖困人。自歲額外。坐派日
煩。地當震澤下流。比遭洪水。稻不道種。中產破盡。盧淳
而泆。為淮南最。楊州衝而鹺賈萃焉。故俗多侈靡。鳳陽
孕靈毓氣而勝非百二。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墓。財力

冗費。淮安徐邳。轉漕要津。自河不循軌。輸挽遂艱。民益凋瘵。海防重地。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松。曰福山。北曰狼山。曰新壩。曰新塘。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守。則三江盡安瀾。海門扼。則通泰無警。拒倭於海。乃稱得策。大抵京營坐仰縣官。當汰冗食廢屯種。鳳和土曠且多屯田舊額。可盡懇也。東吳膏脂罄竭。非大休息。生理未復。兩淮苦河徙。泛濫決嚙。濠泗尤棘。錦樣日新。歲供彌厲。保釐者與一利。不若已一害。

山東古青兗三齊地。介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涿。南走徐

邳。東據海岱之雄。西撫山河之固。民困牧馬而轉輸所屬泉源。括人漕河。畝無涓滴之溉。尤劇膚焉。濟南夙稱沃壤。而武濱霑蕭。彌望白茅。耒耜失其業矣。西三郡患役重。故多流移。東三郡患賦煩。故多逋負。非民之輕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為諸郡最。田獵六情。有齊遺風焉。未充稼穡。蠶織。鉅野龜蒙之故墟。苟幸休息。洙泗之風可復也。臨德為水陸衝。疲於供應。登萊斥鹵地。衣食僅給。膠萊河可通海漕。堤廢不治。遼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二十舍。諸島聯接。自古屬

齊議邊事者以旅順口爲咽喉以鎮東關爲門戶不知海運罷而旅順非都會矣三坌河委以與虜巢穴據我腹心秋老揚鞭處處可犯鎮東安所用控扼哉又地無郡縣民盡舍餘使戍帥牧民猶狠牧羊也遼固海濱登萊三面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艅艎難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鐵之易耳故談海防於山左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騷擾輸挽疲弊宗齒日煩盡仰度支人文爲盛不下南國民俗任俠使氣濟青倚山多礦盜登萊瀕海多鹽徒保聚者其剽寛猛

而施乎

山西古晉冀地西據大河東扼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望鞏洛之勝唐虞夏商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鹽利苦不能給省城在西北隅漸逼虜窩議者以大同為藩籬脫使虜不東行踰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鄰套虜氷堅飛渡軍士鑿氷限虜每斷指裂膚三關列戍多用民兵故練士著繕城堡為第一義而扼險制敵則陽本府川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衍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

中故稱中國後戸今二邊盡委與虜識者恨之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無險故鎮城地當極邊以大捍小以重衛輕雖非本謀要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鎮兵稱驕悍然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壘風雨不蔽糟櫪難哉諸軍請稍需滯不得請留其孥而以身往又不得計極譟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之御必敗咎在馬哉識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得也豐城地跨秦晉板升居之往者石州之禍皆此曹居中畫策惠以來之而威以懾之責

在幕府耳潞澤沁遼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至嘯聚然人習機捍俗亦儉朴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稱吏能茹氷蘗可鳴琴治也河南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碭北跨趙魏西有成皐洛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宗藩日煩接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炊黃河屢徙議疏議塞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慓慨而少貯積河南伊洛嵩華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營建懷慶逼近河洛民俗設務鑄劍剛而難馴衞輝朝歌故邑

太行孟門在焉剛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彰德地界趙魏軍民雜集綏靖爲難歸德數省交會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徙後彌望艸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僥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逃移風俗不侈財用甚詘汰浮費以節尾閭弭河患以廣蔵入是在保釐者

陜西古秦雍地南通楚蜀東連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今敵據西海番戎內訌且三面被敵矣三邊固關中屏障然

敵自定邊入塞，踰隴渡涇，直薄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鎖鑰，議者欲總督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殷阜，邊餉宗祿供億不貲，民多凋弊。漢中當蜀口，潼關障全陝，並稱要地。延慶平涼民俗悍勇而苦敵患，臨鞏隣接羌番，鳳沔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虞，特以羌人仰給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北虜自請封後，中雖狠心，而爲市賞所啗，覊縻不絕，監牧饒廣，馬皆官牧，民無他擾，故陝西稱樂土焉。然河套失守，莊浪棄地，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綏橫截

去門。咫尺敵庭黃沙遍野千里饋糧士不宿飽萬一敵
斷魚河絕我餉道則鎮城可坐困故議者欲改徵本色
造舟轉運取道大河自府谷葭州徑抵木瓜孤山路便
而費亦大省庶免庚癸呼耳若更番入衛奔命疲勞恤
窮邊者可稍裁否寧夏遭哱賊之亂生齒耗減其地負
賀蘭而俯黃河引渠開田夏月種藝敵難馳突但哨探
不出山後敵往莊浪或犯靈寶多不及備故修復舊墩
分番監哨探視已確先期收保此第一義也甘肅古河
西四郡左右敵番控扼三面止一綫通中國最稱孤危

然敵欵羌屬西番得哈密而𠤎脫視之何能及遠肘腋隱憂獨西海耳鎮城孤懸千里饋餉甚艱屯田湟中轉漕金城宜倣充國故事行之地形廣長民相屯聚如董氏任氏之屬衆皆千計倘撫而用之足以禦敵涉地乏水民苦遠汲相泉脈以鑿井此最急者固原重地而靈實花馬池乃其門戶固守寧夏方可安枕

四川古巴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荊襄有瞿唐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河之固西拒土番有石門崆峒之障數千里石穴也松茂建昌諸

番垂涎內地然番夷飯青稞而肴腥羶恃茶以解其熱滌其膩中國馭彼猶啗果弄兒無不如意土司非苛迫服屬不敢貳故蜀民不若外寇惟采辦大木棓骨於蠶叢魚鳧之郊者相望纍纍而播囚以細故生變逆我戎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貲聞川中比歲不稔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都錦城故壤玉壘金躍技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慶奇峯迴環溪水佳勝俗呼神仙窟宅而民競逐末耕稼者少重慶前夜郎而後巴梁亦勝區也敍為南滇之

喉夔為荊楚之吭馬湖夷僚雜居鎮雄崎嶇阨塞龍安哨壁四合俗猶椎髻遵義經始政宜寬大大抵川中華夷紛錯氣習難淳道路險崎延歷難遍師旅饑饉樂土為墟采木四出山谷搔震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蕩煩苛煦育如哺子

湖廣古荊楚地江漢若帶衡荊作鎮洞庭雲夢為池衡郴嶺左永接桂林鄖陽綰與元之口荊州受蜀江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北扼河洛郴走閩粵長沙界江右蘄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五達莫楚

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穫柴桑吳越多仰給
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長江轉輸便易
非他省比故江南於楚猶唐人於河北此手足視而彼
特珠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俗尚剛直漢陽德安土地
瘠确民率呰窳而鮮蓄積古齊淮何上游孟德短歌所
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與省會埒承天古鄢郢
世廟豐沛故居倣鳳陽設陪京據漢之上流舟檣萃焉
荊州距三峽介重湖全楚襟喉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
給市利長沙五嶺峙而三湘環土皆塗泥賦甲諸郡衡

永與壤家給足而少兼并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亦無饑寒之民二郡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為棄壤民多逋聚因設郡縣假重臣以綮戟鎮焉寶慶簡靜常德困傯辰沅介廝陽諸洞半為蠻窟吏猶藉蛟寢也大抵楚中水澤㳙范故網罟多本業足給故商賈少征播獨鹹元凶為功首而供億大擾閭巷蕭索洪水肆虐城不浸者數版長沙荆岳被禍尤烈采辦不休宗祿煩費二京八省冠蓋繹絡郵傳屢告困焉簡靜省事不輕徵發乃安楚策也

江西古柴桑郡地。三面距山，背浴江漢，當吳楚閩越之交。奇峯鬱葱，澄溪環合。士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地狹，胼胝不能給。人多持空囊而奔走四方，或至老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檣四集，一都會也。吉安人才甲諸郡，地利亦饒。南康、饒州夾彭蠡而對峙，康土瘠狹，不敵饒，而同苦寇盜。臨江碧嶂青溪，四會要衝。九江雄據上流，其別邑湖口，東南通津，商賈鶩集。廣信郡當傳道，下邑僻僥。建昌事簡民殷，爲江右善地。撫州介江湖之表，單赤苦兼并，巨族患山寇。端州斷崖深壑，地僻而阜。袁州

密邇荆楚逋民客戶時起爭訟綏馴維艱贛越在南服汀漳雄部山溪會焉重岡複嶺盤紆千里大帽橫江諸巢輔車倚結撫臣連轄數省羈縻使不叛而已天下開府設兵不須度支而給者獨此與鄖耳此非民兵之效哉南安憑庾嶺而距湖湘南徼咽喉也大抵江右山多壤少地狹民貧曾封不繁水患鮮被儉嗇太過葛屨桃肴仕宦多著氷蘗聲細民尚氣屢訟不休必廉公明允者可吏其土

浙江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走

閶闕湖水通震澤巖江接新安尚方織造出中官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眾價高人亦緣為奸利杭州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殷繁仰給他郡俗好遊冶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徭役為厲紹興古越都其俗舊織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卒有海警此其衝也溫台並海而南直達汀漳人多仰估客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江土俗勁悍天下推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儉瘠地當江閩孔道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斜界其外距金山吳淞僅數百里

故內洋稱安瀾舟山屹立海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饋餉可不轉輸而足議者欲倣[redacted]國初舊制設縣立衛亦固圉上策也哨兵南至玉環烏沙閘會閩北至馬蹟羊山會吳議者以總戎防禦陳錢分哨爲重門之固但海氣溟濛奸將規避綜覈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則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爲利者如藥材顏料類價少而民害者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害歸良善故議者欲追倣往制俾官自輸京與民休息無已亦剤而均乎觸熱思凉事非一緒然書生

不敢借箸籌也

福建古閩粤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壤狹田少山非沙石自麓至巔盡耕治爲隴畝福州北隣江浙地胃七閩俗好爭訟女作登於男興泉比屋絃誦人文爲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閩㢋襟市井浮侈延平憑祟岡俯急灘風俗儉朴邵武環帶鹿水地簡僻而人多獷直汀州山廣人少與南贛聲勢聯絡時苦寇盜漳州距海人文歎焉閩既饒富爲寇垂涎兵又脆弱故往歲倭变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諸縣皆稱要津而福

寧州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距海寇至必攻海澳屯戍以風濤徼薄半徙內地議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春夏東南風汎寇必假途粵海哨兵南起銅山次浯嶼次南日次小埕而北訖於烽火僃倭上策在守五嶼諸海島蓋倭越大海淡水薪米乏竭必資樵汲調兵扼守并扼諸港可坐困也大抵閩中介在南服利盡山海倚簡沃饒吏但廉靜坐鎮耳

廣東古百粵地東南阻海北據庾嶺西扼交桂地上饒沃黎夷錯居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勞止

南海島夷欵關貿易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煮海輕視農業廣州故趙佗都也包絡山海勝甲嶺南戍洋守陴也哨亦疲韶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邇韶郡南北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権利肇慶望銅鼓而顧頂湖上遊勝地路接桂林潮界閩粤東路要衝兵戍孔棘惠濱海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與潮同高州有銅魚寶峰之勝而苦徭賊廉州故象郡珠璣產焉雷州土腴姦民逋匿瓊州峙南海之南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巢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辛丑之亂大兵殄平而除終

在黎不為吾有議者欲屯重兵撫順鋤逆中央界以大
路斷其往來亦良謀也但佳兵不祥故議中格耳海外
夷島環同不敢盜邊獨倭無悛心故東路警備無忘焉栢
林去水寨稍遠咽喉要路卒有警報當水陸並援而絕
交通斷饟汲尤困賊要策也大抵嶺南地饒珠貝遠方
法疎吏易專恣酧貪泉而彌皎是在人牧

廣西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東北拱荊楚西北接羅施
西南阨交阯三江綿邈貫絡諸郡秦命史祿吞粵鑿湘
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 國初戶少招徭獞為戍

以蔓延衆倍於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控嶺海柳州架板而居廣畜牧而不事蓺作慶遠穴居椎髻與柳並接番峒皆盗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僻饒而多盗坐蹋交阯保障管桂太平飲食衣冠與中國異思明俗尚科跣鎮安頑梗土風皆劣梧州內連溪峒外控嶺海往者海賊出沒江洋猺賊盤據村峒山賊嘯谷蛋賊竊珠境土騷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郡其要害地不能盡戍守募人屯種而已大抵廣西猺獞參倍苗夷附據肆爲寇竊斷藤諸峽蠻人窟巢柳慶

八寨盜賊淵藪行居苦其荼毒不獨古田諸縣禍也葢邊方官多降調人不樂就政令益隳惟捐去成例擇人久任俾官諳民情民服官政法紀聿修猺獞可化編戸也

雲南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阨緬甸崇山縈澗金碧所產氣候無劇寒盛暑田野廣沃南徼樂土也省城據滇池夷種數十頗嚚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昌寉慶楚雄壤腴民阜曲靖人滇孔道供億疲繁元江路走南交金齒疆隣諸

甸永寧襟帶諸江控扼番冦景東順寧荒僻險隘土夷叵測所恃　皇靈遐震好萌逆折耳大抵雲南漢夷雜沓緩則相併急則豕突阿克小醜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為殷監襟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即梗塞官吏萬里投宦崎嶇艱難又率劣轉未幾考功法隨之鮮有固志必廟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舉

貴州古羅施鬼國地介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一年田酋拒命削奪其地開設郡縣山多箐穴地瘠民貧官或

歲給。全仰隣省。貴陽阻山距江不能當中土下郡。而流寓日多。彬彬禮樂。都勻唇齒廣西。壤僻而陋。桃塊搏食土酋仇殺難馴。鎮遠當川湖之衝。面水背山。險阨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可爲寒心。思南於漢武陵郡。牂牁要路。水通舟楫。商賈行旅。差爲阜樂。黎平銅仁荊楚南裔。山谷森繞。安順新造。宜加綏輯。大抵貴州爲雲南喉吭。一綫山路。無貴是無南徼也。土酋性雖佳兵。然非倭虜比。如天覆之。自當安輯。識者畫治貴策曰。文臣不貪功。武臣不貪利。知言哉。

地脈

粤稽洪荒之世。畫野無文。禹別九州。始志山澤。然其事主於治水。故水之源流必詳。而山之脈絡未備。至於山海所記。止錄瑰奇。括地所收。惟載名物。唐太宗詔郡國沿革。馬端臨志州縣異同。未有闡扶輿聯貫之情而指其形區者也。夫地之道一剛一柔。地之情一融一結。融則為水。結則為山。蒙泉靜深。融之內有結也。山澤通氣。結之內有融也。故山脈之貫珠而不已也。猶水之鶩也。天下山水之氣。莫不始坤終艮。故江河之流必東北入

海惟大河自龍門稍南徙而孟津以下屢徙入淮然以兩淮擬星宿適當寅甲故謂地不滿東南者緯書之誤也山脉見諸圖籍而可考者雲嶺實為發軔而崑崙又在其北崑崙之脉中隔大河不與華通故謂崑崙為山祖者青烏家之訛也雲嶺以東析而南者曰嶓曰岷嶓之脉短而訖於荆岷之脉一折為衡再折為廬三折為鍾山別入吳為天目別入閩為武夷別入越為會稽析而北者曰終南曰岐終南之脉為華為嵩為熊耳東北伏而忽起為岱宗其東南析者為桐栢為外方岐之脉

自朔方絕河而東爲壺口爲太岳轉而北爲太行爲恒
自恒東徙爲紫荊而終碣石又自恒別出者踰塞度遼
東爲長白訖於朝鮮之域焉山之南脉凡三折每折必
包巨津首洞庭中彭蠡而尾震澤也山之北脉遇折即
成都會華山折而北則秦關當百二矣太行北徙則平
陽固堯都也轉而東行三關環峙　神京在焉此山水
形勢之大畧也蓋天下至湍悍者莫如水然辨地泐而
範圍萬里之濤若杯水也山脉暗昧難測而溪澗之水
與脉俱行故善觀水者必於山善觀山者必於水山水

依附猶骨與血也。山脉自兗南行。勢同奔馬。分河之役。乃北引之。豈水性哉。故大河在梁衛之郊。北流為順。鄴淮以下。北行則逆。順逆之勢。不可刻舟而求也。